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滸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斷議 凡六十三則

夫謀取稽衆言貴繹同自昔制刑之主曷嘗狥一夫之謀議而不集衆人之聞見哉往牒所載或奉廷議或攄己見言人人殊要以集衆思定國是剛克柔克惟其宜勿辟勿宥惟其中式爾

適爾惟其愼上服下服惟其適雖言有從違見有可否其于以劑陳臬之宜而裨敬威之益則一也夫議以集衆人之同斷以酌一己之獨議而斷不爲築舍斷而議不爲窺牖議故合執兩之權斷故協用中之義愼斯二者以往刑斷無咎矣爰彚斷議

季彥論繼母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

毋也。季彥曰。言如毋。則與親毋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絶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毋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毋而論以大逆也。梁相乃從之。

漢武議子罪

漢景帝時。廷尉上因內有防年繼毋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吏因律以殺毋大逆論。帝疑之。武帝

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延年持議平

漢杜延年爲大僕右曹給事中初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反事而侯史吳

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吏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坐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

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
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深文
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
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
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
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流言四布延年竊重爲將
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
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

皆此類也。按侯史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平仁等以赦令除之者。當後侍御之吏治。無亦承光指而深入之乎。延年所議。能免丞相之無及。而不救平仁之不坐。蓋光意已定。勢有不可反也。

廷臣議不道

漢朱博爲丞相時。傅太后怨其從弟高武侯喜囊持正議。不與稱尊號。孔鄉侯晏風博。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

何況至尊博惟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紀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詰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

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為如宜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于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方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玄同

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按是獄晏當與博同罪所可差減者獨玄耳今博死而晏削得非猶以太后故乎頗刑甚矣

孔光議緣坐

漢孔光遷廷尉。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

當棄去於法無以解當論光論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於義已絶而欲以爲長妻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丞尉議劓黥

漢薛宣爲丞相後母死弟修持服三年宣不爲持服博士申咸素毁宣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爲右曹侍郎數聞其

語賊客揚明欲令劇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

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侵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鬬以律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均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謀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

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
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于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
敬公私無差春秋首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
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
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
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

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卒于家按此獄當以中丞之議爲是廷尉不推究成毀宣之由而直爲況申訴父之忿卒使遊斫公行于宮闕戮傷施及于近臣開上侵之原犯投鼠之忌此而可容孰不可容是故況之減死在廷尉固爲失入議在漢廷亦爲失刑至若申咸之以直道被賊尤當嘉其忠而憫其禍薛脩之爲後母竟服亦當褒其孝而增其秩可也

虞詡駁大逆

東漢虞詡爲尚書右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令之枉六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

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翊駁議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其言笞之而已

劉愷議坐贓

東漢劉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孫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議善善及

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尚書議是

張敏駁輕侮

東漢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尚書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生死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著爲

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建初詔書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疏再上和帝從之

應劭駁代死

東漢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乞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孝廉應劭追駁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輕時亂則刑重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令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

宥妾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倣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則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

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情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郭躬駁專擅

東漢郭躬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帝曰軍征校尉一統于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

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軍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盧毓引經典

盧毓東漢末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降又禮未廟見之婦而

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更欲律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魏王操曰鯀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

程咸議出女

司馬昭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

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聊通姻表魏帝以丐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詞詣司隸校尉何曾求沒爲官婢以贖芝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女人有三從之議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

誅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若懲姦亂之原于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有詔從之

斬充可少謝

魏王髦討司馬昭中護軍賈充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弑髦昭會羣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泰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

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他昭乃不更言按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耳故昭不敢復言

羊亮議無盜

晉羊亮爲大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欲無盜宜自近何重法爲

嵇紹駁復爵

晉嵇紹爲侍中時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惠帝復作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内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於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不宜復其爵位謂其無罪按華被收時對使者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觀華之無以對則知爵位之不當復矣

仲堪議詐服

晉殷仲堪爲荆州刺史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卒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劉毅論買裘

晉劉毅爲諫議大夫趙王倫時爲瑯琊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得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原之

劉隗論暮宴

晉劉隗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廬江太守梁龕

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愧奏議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

范堅駁贖父

東晉范堅爲尚書左丞成帝時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

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事行遂成永制懼死罪之刑于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父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廣減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駮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辟之所以止辟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不忍而輕與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

罪若復有宗比而不聽贖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爲求制臣以爲王者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愼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等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反滋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

沈亮議同坐

劉宋孝武元嘉中出鎭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

事人有盜發塚者欲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滅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隴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劫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法罰之科雖有同科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

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愼夫正罪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救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承天議償債

劉宋何承天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彼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

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償責。嘉雖虧犯敎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于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敎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愼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恭敬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

恩赦熊之德以明子隱之直則蒲臺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免

承天平誤射

何承天爲撫軍將軍行參軍常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誤中直帥雖不傷人據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于異制今滿意在射鳥

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徵罰可也

大功宜免讁

何承天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刼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刼大功親非應在補讁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刼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刼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讁妻子營居

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讁今若以叔父爲期親令代公從毋補兵既乖大功不讁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王弘議同伍

劉宋元嘉中八座丞郎疏言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改爲其制時

議多不同議司王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與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故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

王弘議吏偷

劉宋制主吏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王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吏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死四

十疋降以備兵至於官長以上荷受蒙榮祿冐利五疋乃以爲私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辱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帝從其議

傅堅駁徙毋

劉宋傅堅爲司徒左長史元嘉七年剡縣人黄初妻趙打其子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毋及子男稱男稱子名依法徙趙二千里堅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于載即載之于趙雖云三代合之一

體未有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仇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祖孫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皐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于國孝義于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求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禮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無

徒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殘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絕事理固然

深之議罵母

劉宋孔深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應城縣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毆傷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致死會赦之

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治有乖正法詔如深之議吴可棄市

殺毋絶其類

西魏邢虯爲殿中郎時鴈門人有害毋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宅宥其二子虯駮議云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旣逆
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
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
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惡止于其身者則宜投
之四裔勑所在不聽匹配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
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從之

源賀議斷獄

西魏文成時斷獄多濫源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
家其子孫雖徃他方猶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

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刦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絶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以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爲可原其命。没入官。

宋軌駁設棒

北齊文宣時。清河房超爲黎陽郡守。有趙道德者使以書屬超。超不發封。棒殺其使。文宣於是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之使。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懸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

使請賊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於是罷之

竇瑗議母子

隋竇瑗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帝云子匿父母皆勿論蓋謂祖父母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

知父讎此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巳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議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復難云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旣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

有所之乎

玄齡議緣坐

故時律兄弟分居蔭不相及而連坐則俱死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唐太宗因錄囚爲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邪房玄齡等議曰禮孫爲父尸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死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

仁師駁從輕

唐崔仁師爲給事中時刑部以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容等議請依舊時議者以漢魏晉謀反皆夷三族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以爲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審服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

彥瑋論劉洎

唐樂彥瑋爲給事中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寃申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矩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爲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帝然其言

有功議支黨

奮徐有功遷司刑丞時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則天令來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時則天以貞等不附已故改李姓為虺魁黨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無赦生而復殺

不如勿生竊爲朝廷不當爾后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原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以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

朝隱原乞取

唐李朝隱開元中遷大理卿時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衆殺之朝隱執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且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屬元勳延載初年中蒙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表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布之刑俾就投荒之役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自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法而取十五匹

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論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是爲元勳若寂勳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乃詔决杖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峴推首從

唐李峴吳王恪孫也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維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淩汙衣冠奔亡各顧其主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朔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鬬況數萬人乎于時器與

呂溫皆擬斷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睍力也

元錫引復仇

唐衢州人余常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常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一平民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仇之義時裴垍爲宰相李鄘爲刑部事竟不行士人薛伯高遺錫書

曰大司寇是俗吏司刑人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先後復仇議

唐太宗時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初朝世更易而君操嫠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所殺師舉幼

毋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傭夜讀書久之手
殺仇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中同官人周智壽
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與候諸塗擊殺之相
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
謀乃論死臨刑曰讐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
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
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
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
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

王立禮以道人。明刑以齊政。枕戈讐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飾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厲。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死讐。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嘉。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執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

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釋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舍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

用則一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讐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禮之所謂讐者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我乃殺之不義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此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於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不宜以前議

從事玄宗時張琇河東解人父審素爲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帝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嶲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從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徂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爲琇所殺條所以殺

萬頃繫於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郎裴耀卿等陳不可帝谓然謂九齡曰孝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欲孝轉相仇殺遂無已時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勑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為父復仇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于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狥孝之夫展

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僇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臨刑賜食埋不能進琇色自如日下見先人復何憾人莫不閔之爲誄揭於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讐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憲宗時

衢州人余常安父兄見前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讐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仇見於春秋禮

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顓殺無所禁止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

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殺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若孤稺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敢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

請罪詣公門流循州愚按諸人復仇如王君操趙師舉周智壽余常安梁悅其父皆為仇人所害如韓昌黎所謂百姓相殺者其讐原有殺人之罪諸人手刃父仇以命抵命律之以擅殺之條雖不能無罪揆之不共戴之義其烈誠足嘉宥之宜也罪之過也殺之又過也若徐元慶張瑝二父則皆被法如昌黎所謂為官吏所誅者元慶之事宗元之駁當矣張審素反謀雖為陳篡仁所誣然同黨董堂禮劫圍命使脅使雪罪是眞其反矣楊枉之斷雖

不能無虧枉然審素之死亦不得爲無罪瑝琇兄
弟以一介亡命輒戕命使使悉縱而不誅則是國
法可讐專殺莫討雖云孝心可惻終於資父有虧
帝之不貸亦未爲過惜其申諭止以相殺爲言未
明受誅之義猶未足以塞道路之諠議耳雖然兄
弟共犯罪宜免科貸一以全孝誅一以明法足矣
不少憫而並法焉此當時之所以共傷也

裴潾議威力

唐裴潾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參軍武元衡

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
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公成私受元衡貨
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免罪濟議曰典刑者
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
公屬雖有私罪必告于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
行於齊民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公屬而
擅憑威力橫施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
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
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死公論稱之

樂天甲乙判

唐白樂天有甲乙判讀之使人不厭甲去妻後妻犯罪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臨下之有恕爲陟屺之無情　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仇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　丙妻有喪丙于妻側奏樂責之不伏判云縗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

竹以盈耳于汝安乎　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趣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入朝胡不聽而假寐

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慚于臼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

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縕

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

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朝安得降階卑我　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曰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

希崇斷義嫡

石晉張希崇鎮汾州有民與郭氏爲義子因悖戾不受訓敎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義子全未來顧時郭氏之親子已長成矣有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更數官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

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行本駁違律

劉行本仕周遷黃門侍郎時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伯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吏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議曰律令之行上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

乃敢重其敎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損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伯匹

徐鉉議歸產

宋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民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貲產與已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卽須歸宗否則崇緒準法處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況

不孝之刑敎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四十三人請曰法寺定斷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以阿滿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但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繼嗣阿滿何地托身臣等以爲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滿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赦原鉉佖各奪俸一月

呂端議宥母

宋呂正惠公端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初李繼遷擾西邊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爲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

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於延州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

王曾論違制

宋王文正公曾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告乃坐旣而有犯者曾乃以失

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

杜紘議養婦

宋杜紘爲大理評斷官。每議獄。必傅經誼。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

大猷議盜法

宋汪大猷爲刑部侍郎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因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安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寖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唯再犯者死

可謂寬嚴適中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𡊮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死者十四人用舊法則死者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

程迴議訟毋

宋程迴字可大寧陵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知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㦛有司十有八年毋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毋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

邑。視此爲法。廻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嘗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令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註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衞侯剄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在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

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甲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也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

杜曾議殺傷

宋杜曾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耳至於過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茍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爲令

妾母嫡子議

宋王梅溪集載契勘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

直狀稱阿何係其父盛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分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雖非陳盛之妻然在陳盛之家已兩有所出其陳盛當溺愛之時亦嘗以妻禮遇之某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妾為妻者先賢論之曰以妾為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父以為妻其子不得不以為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婢子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今阿何雖為陳盛之妾其陳友直當以

妾母待之有敬而不衰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妾母其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析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掌管阿何不得自專庶于經于律皆無違礙梅溪王公十朋號

分產斷情議

梅溪集載按梁緑有子八人內將一子與弟緜爲後是爲梁謙緑死之後七子均分已及十有七年今據梁謙狀稱其所養父緜既死其所生父緑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遣歸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母在日歸宗謙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財今梁緑與尹氏皆已身死謙歸宗與不曾歸宗無所憑據按禮經爲人後者爲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

無子而舍去者徒三年若自生者及本生無子者聽又按紹興令諸爲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養父母遣還者令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遣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緜既無別子況緜所出甚衆謙義爲繼絕不當歸宗尹氏既無所生亦不遣謙還緜以絕夫後謙不當歸宗則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僉廳所定于律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叔父之後固不當歸家至若分產

則斷之以情可也。梁縹死時。謙年尚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從而改嫁。破縹之家。非謙之罪。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既失所。無歸兄弟。自當憐恤。又按令諸分財產而衆議願多與同分之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孝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叔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念父恩義。當願與分。今欲乞從縣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產業。每人若干。比並謙見管所養之家產業若干。

七人中各出產業湊謙見管產業如七人原分之數均退與謙其七人浮財恐係分後增置卽不許分退孝廉係是長兄身仍鬻爵合倡率諸弟與之令濟同氣之親謙仍舊繼所養之後不得歸宗以絶源祀庶令梁氏之門稍知孝弟之義少息爭競之風

杜鎬決毀像

宋杜鎬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决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

大奇之

楊張議殺讐

宋王宣子之母既葬盜發其塜剖其棺取其衣物事聞於官獲盜曰嵇四德者付於獄時紹興守嚴勘斷罪免死坐流宣子之弟公襄怨憤不已四德出外公襄攜刀客斫其頭以甃之郡具以聞宣子時為吏部侍郎乞納出身誥命以贖弟罪朝廷下給舍評議時楊椿為給事中張安國在西掖議以為父母之讐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莫之敢殺者謂

其有法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出入閭里與齊民齒爲之子者安得自比於人哉公襄之殺賊協於義而宜於法也且此賊掘墓至十數嘗敗而死公襄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寃哉是則公襄殺掘塚法應死之人無罪佐納官贖弟之請不當許故縱大刑之人宜加罪於是公襄止降一資而紹興守臣以下並坐失出之罪

王約斷應後

元王約爲禮部尚書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

得已子張子出爲僧柴之子又殁僧乃訟家產詔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承汝師衣鉢又何爲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之應後者

瞻思按同謀

元贍思至元中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鄰人通鄰人謂娥曰我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爲娥

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日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瞻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

成遵議匿奸

元成遵至正中遷中書右司郎中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

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乎將何以為
治必奪其勑還其粟著為令乃可省臣從之

刑曹駁坐妻

國朝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為
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絶
況無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劉逵駁不敬

洪武十五年上海知縣王英以選力士不稱旨刑
官以欺誑不敬論之給事中劉逵駁以為貢舉非

人律有定條選力士不稱而坐以不敬大重不當律意　上是其言命法司自今論決務從平恕毋或深文於是英得從輕論

大理駁強姦

正統十一年時民有姦義男之婦未成者法司擬強姦緦麻以上親斬大理寺卿俞士悅駁奏義男于義與禮俱無服于例義男女十五歲過房不蒙恩養准顧工人科斷今本男十五歲過房年已長大若告不孝當依顧工人論況姦未成乎　上詔

本犯與義男既恩情已疎又強姦未成決杖一百
口外充軍著為令

逼死節婦議

嘉靖八年湖廣某縣民林寛以鄰人周福昌弟福
受妻江新寡有姿色欲娶為妾江誓死不從寛強
使人納徵馬福昌受之江遽易新衣走夫塋前哭
拜投河死事發巡按御史張祿擬寛比依因姦威
逼人從重治罪下刑部看詳刑部謂林寛謀娶江
氏未成本非因姦況江氏自誓守節今反以因姦

致死爲名。亦非昭別遠嫌。以慰幽魂之誼。前律雖以比擬。但林寬強納聘儀。逼死節婦。事關風化。比與尋常威逼人致死不同。若使照常發落。委的情重律輕。合將林寬止照常擬。追完埋葬銀兩。定發邊衛充軍。詔從之。

李公議投揭

萬曆十五年五月內。有順天府舉人吳鳴鳳。先於十四年十一月內。遣僕李應登。送銀還鄉官徐郎中。應登拐銀逃去。鳴鳳聞之。南城張御史行城緝

捕未獲。至十二月內。宣南坊菜市口井內。漂出死
屍一軀。該城揷牌召認。應登母劉祁稱不是。越日
有教以妄認誣賴者。遂稱孤子李應登被鳴鳳弟
吳四撻死。棄屍井中。亦訴張御史。批城查審。鳴鳳
復以前情赴愬刑部。行西南兩城兵馬相驗。審鄰
妻二等。各稱應登身軀長短胖瘦及魚口瘡疤不
同。時已癸年十二月矣。司官急於了事。偏信劉氏單
詞。逮鳴鳳家人羅祿與弟吳四拷問。誣服。鳴鳳不
忍其弟受誣。募人有能致應登者。予十金。至五月

內果於樊處獲應登逸部應登旣獲鳴鳳憤部官
之嚴訊追招也刊刻揭帖遍行投遞部科惡其誣
害忝行三法司同刑科會鞫左都御史吳時來欲
坐鳴鳳以誣稱夾人脚骨將落比誣告折人一肢
反坐加等徒罪問革大理少卿李尚思以為法所
惡於私揭者為其挾有讐怨或妬嫉才能誣人生
平過惡暗行帖揭中傷奸險可恨今鳴鳳當逃犯
之未獲值弟僕之刑追殊不勝其冤憤乃逃犯一
得遂悻悻然遍鳴其苦此狂夫淺狹之見不應得

爲而爲之者也與所謂挾私忌害顛倒是非者情自不同且當劉氏初認屍之時如法拷訊亦不爲過及該城相驗身之長短鬚之有無年之老少既已可疑乃猶失於詳愼嚴急拷訊以致吳四妄認打死則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矣此鳴鳳之所以不得其平則鳴也鳴鳳先以刁婦誣告業受屈抑今幸事已辨白復欲褫其衣冠是其殺人之寃甫白而今又將含寃也破三尺之法以順刑官之怒豈聖明之世所宜有哉時來尋亦改奏鳴鳳既

以僕逃而受累。又以僕獲而被斥。不惟鳴鳳益不能堪。而主僕之分未辨。亦無以服其心。乃止擬應得罪名。免其問革。劉氏等聽刑部具論如律。詔從之。

仁獄類編卷之十一終